

论日中关系的前途和身为日本人的自觉

村石惠照

(武藏野大学客座教授·佛教哲学家)

曾经是个封闭型的大陆帝国的中国目前在经济活动方面，早已超越万里长城而扩大到整个世界。而这个扩大的本质乃是可以换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西欧建构过来的那种产业发展。另一方，西欧文明到现在也还无法了结殖民统治的各种负面遗产，一边在自己的领域继续挣扎，一边继续影响到开发中国家。在这个西欧还无法描写出来22世纪该有的世界展望之际，中国以后到底给世界赋予什么样的文明恩惠，又如何被世界提出具有荣耀的评估呢？

中国就跟英国这个曾经向海外采取了扩大性帝国主义的岛屿国家不一样，她早在始皇帝那个年代，使用万里长城来很具体地规定自己的帝国版图，而在文明上也早已建构出来一个能够建立出来所谓汉字文化圈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因此，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还是一直采用一个封闭的帝国性治安体制，最多优先其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内秩序的维持，直到后来，加上共产主义体制这个来自西欧的政治思想。结果，她呈现出来一个难以有弹性地适应于来自海外的许多新文化思维的、却累积出来各种旧式因袭的体制。在这一点，日本这个提倡以“柔软（弹性）思维”为宗旨的「和」的文化的国家一直很巧妙地摄取西欧的文化和技术，比方说，明治初期处于政治核心的天皇刚开始装了和服，但之后不久改用西装，而国民的心态也在立即间就被改变掉了，这乃是上述“柔软（弹性）思维”的具体成果。

邓小平主席当年香港回收之际就采取所谓的「一国两制」，而从文明观点来看，中国文明圈早在古代，就不故意地实现好个「一个文明（广义的中华文明）之下仍有两种文化体制（即是中国大陆文化和日本列岛文化）」。而当今的中台关系也可视为这种「一个文明(之下仍有)两种文化体制」。反观欧洲，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一半以下的该地域却分裂到好几个国家，打仗到近年(例如：南斯拉夫内战)，而从这种历史状况来看，从古代起延续到现在的中国以后也是否能够保持著作作为一个国家的体统，这还是个富有难度的事业。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对一国两制绝不该添加具有强制性的任何关系，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如果中国不敢遵守《论语·里仁》所谓的那个「德不孤，必有邻」的精神，倒是在政治上采取一个拙劣过快的行动的话，分割统治的现况就有可能性继续被维持。

希求民生稳定和改善的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最好除了儒教（立足于「多数」的重视秩序的哲学）和老庄（理念上就追求「个人」的自由）这两个思想之外，也用中国佛教传统的睿智，在中国本土也采取上述「一个文明两种文化制度」的智慧，一边回避又拙又快的状况，一边企图民情的稳定才妥，是不是？

我们日本一边吸取中国文明，一边把它加以演变和进化，来建构出来日本本土文化，既然如此，是不是有大度能够跟中国协働（合作），追求一个与她建构出来新的日中文化的可行性。

笔者要呼吁日中两国的领导人士们以后好好体认下面所示的具体条件：

- (1) 日本是一个以「和」为国是的国家。
- (2) 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具有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关系。
- (3) 把古代文明保存迄今的中国文明因为如此而具有各种负面遗产，但也拥有丰富而潜在的文化资源等着开

发，能够贡献于22世纪的全球文明。

- (4) 不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使用最大框架来把握日中关系的话，它就由于历史潮流而被多重地分割统治为：日本>台湾>香港这3个阶段，而如果加以朝鲜半岛的话，这种多重的分割统治更加复杂吧，但正因为如此，才是个能够发挥「转恶成善」大智慧的好机会，是不是？

在上述这些认识之下，两个国家必须要以笔者所提倡的“善民交流”(善心人士的交流，为笔者造词)为旨，尤其是，把亚洲和西欧的年轻人导引到这个潮流之中，一起讨论亚洲迈向22世纪之际该有的展望才是。



属于欧盟的28个国家其实这两千年以来，说穿了，都是习惯于打仗的国家群。而其部份国家曾经是侵略亚洲和非洲之后就殖民统治这些地域的国家，从这个例子来看，日、中两个国家难以编辑出来像《EU共通历史课本》那种两个国家都可以共享的教科书，于是，日中双方的学者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日中之间的历史，而是用综合性和客观性来研究世界史，以及作为世界史的一部份的亚洲史，而通过这个过程，他们才会立脚于全球文明史的立场，来把自己的文明予以相对化和观察吧。

最后，身为一个尊重以‘和’立国、以处于世界’的国家理念的日本人，笔者在此要引用我国著名佛教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的这么一则话，众所周知，他一直指出我们用英文把东方世界的立场传播给全球的重要性，也强调中文文言的智慧多么重要。而他就这么说：

「我自己的定位乃是，做为世界人的日本人，而我相信在这样的日本—即是在东方—就有十分的内涵能够贡献于整个世界的精神的文化。.....能够体解西洋文化的核心精神其实是个不太容易的事。这段内情呢，对于一些固执为只有日本文化才是值得保存的，或者把西方文化误会为太物质的、只看经济的、只顾政治的而发起今次那个打仗的偏狭人士来看，完全是超越于理解的。还有，『日本既然战败，反之，美国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不管什么，身为年轻人，只要模效美国，与她起舞的话，就都可以的，能事毕矣！』——如果如此妄想的人变多的话，那也是无药可救的，要言之，不管东方或者西方，政治机构必须要以自由为主才妥，而这个自

由的来源乃是灵性*上的自由。」（铃木大拙著《明治精神与自由》，1947年。）*大拙居士这里所谓的「灵性」意味着一个超越且包含精神和物质这二元论的更高次的世界，请参阅氏著《日本的灵性》，《岩波文库》本页16